

小而美叙事为剧集创作注入活力

李园园

当下的剧集创作正呈现一种深刻而有趣的变化,那就是越来越多的长视频创作者在表达“家国情怀”的宏大题材中,注重以小切口叙事凸显对个体“情感”乃至“情绪”的观照,而精品微短剧的创作者则正加快实现从“表达情绪”到“表达情感”再到“表达情怀”的迭代升级。

这是一场以剧集为媒介,长视频和短视频创作者在创作理念和创作手法上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双向奔赴。

大视野下的“小切口”

在“大视野”下寻找“小切口”,成为各类题材影视剧创作不约而同的趋势。

比如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创作者在传统的宏大叙事之外,注意开掘更丰富的故事线,呈现具体历史人物的情感经历和内心世界。《问苍茫》选取青年时期毛泽东的创业、成长、寻路为主要表现内容,让年轻观众更容易在情感上与历史产生深度连接。《大道薪火》展现毛泽东在瑞金帮助村民徐阿婆整理房屋、指导种田能手进行春耕、在冬天下河抓鱼等生活情景,赋予领袖人物更多生活温度与情感厚度。《走向大西南》把西南服务团这一特殊的年轻群体作为重要叙事线,表现诸如西南服务团青年成员王步先一家等普通家庭的矛盾冲突、思想

观念的变化,从社会生活入手切入革命历史叙事,进一步丰富了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史学内涵。

现实题材剧集的小切口叙事,则表现在对叙事环境的营造上。很多创作者跳出了以往创作习惯描摹地域特色不明显的大都市景观的思维定式,选择浓缩了生活和人情味且具有鲜明风格的小区域、小空间为叙事背景。比如《小巷人家》将故事设定在20世纪70年代末苏州棉纺厂家属区的一条小巷里。“小巷”不仅是地理上的坐标,更是情感与记忆的交汇点,承载着黄玲和宋莹惺惺相惜的邻里情,孩子们从小一起玩闹的友情,父母和子女隽永而深沉的亲情。还有《去有风的地方》中有着浓郁民族风情的“有风”小院,《春色寄情人》中颇具闽南文化特色的“宝藏”街巷,《微暗之火》中烟雨蒙蒙、白墙青瓦的江南小镇,很多故事都携带着独特的地缘美学密码,以接地气、风格化的生活空间串连起动人的烟火人间。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深入挖掘和细致呈现,寻找其中有当代价值、有持续生命力的内容,是近年对经典IP进行再创造的一种有益尝试。比如,《风起洛阳》里的婚礼桥段,参照古代书籍中府内宾客高唱迎亲、老妇人撒谷豆避三煞、两小童捧镜开路辟邪,唐唐女子却扇掩面等礼仪。《梦华录》斗茶的戏份细致刻画了碾茶、热盏、击拂、水痕等制茶工艺流

程以及以茶为画的茶百戏。《唐朝诡事录之西行》里开启叙事线索的孤独信多面印,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剧中“斗宝大会”上出现的鸳鸯莲瓣纹金碗、葡萄花鸟纹银香囊等,也都有实物参照,在细节处勾连起历史与现实两个时空。

小篇幅里的“精致美”

长剧集转变创作思路的同时,近两年不断涌现的精品微短剧则试图在小体量、小篇幅中探索新颖多样的“精致美”。在管理部门的大力推动和行业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很多创作者在有限的篇幅内探索内容深度与广度的平衡,在吸引关注度的同时保持艺术性和思想性,逐步从低俗化、同质化向精品化、多样化迈进。

追求深层的思想与文化之美。微短剧的兴起离不开对观众情绪的精准捕捉,而近两年,微短剧创作者逐步摆脱单纯追求“爽点”“泪点”的浅层创作模式,在作品中有意识地融入长视频的思想内涵与审美基因,通过深层的意义表达引发观众认同,《重回永乐大典》《这世间如你所愿》《大力村超人》等微短剧,通过小故事讲述大情怀,用“轻表达”传递“深价值”,诠释温暖朴素的家国情怀。

展示多姿多彩的融合之美。微短剧从互联网的母体中诞生,同时保留了影

视剧的基本属性。与传统影视剧相比,微短剧具有天然的互联网文化属性,更容易以新颖的形式、鲜活的内容、轻盈的风格展现千姿百态,赋能千行百业。微短剧市场上曾充斥着逆袭、复仇、虐恋等故事,而今年以来,文旅主题微短剧打开了微短剧作品的全新创作空间。《有种味道叫清溪》《我的归途有风》《滨海如梦令》《爱在炊烟袅袅时》等作品各具创意地将美食、美景、非遗、历史等地方性符号纳入叙事,描绘出五湖四海各具其美的“诗与远方”,为微短剧与文旅产业的相互促进提供了新的路径。由此,在赋能经济发展的同时,微短剧正在丰富电视大屏、推动文化出海、集聚行业人才等方面发挥着生力军的作用。

激发“艺术+技术”的探索之美。一些作品积极拥抱新技术,实现内容与科技的深度融合,进而形成一种具有奇观化、未来感的美学风格。比如,AI微短剧《中国神话》的美术、视频、配音、配乐等环节全部由AI完成。其中既有嫦娥奔月的浪漫,也有夸父追日的震撼,既有绿草如茵的森林、层峦叠嶂的山峰等美丽风光,也有大地干旱、洪水泛滥等灾难场景。悬疑微短剧《柒两人生》采用虚拟拍摄+真人实拍的方式,比如暴雨中的城市景观、缆车面临坠落的画面、不同场景空间的快速转换等,都由LED虚拟摄影棚拍摄。这不仅提升了制作效率,还渲染出不

输电影质感的画面效果。不止于此,一些微短剧创作者还加强开发竖屏对纵深空间的美学表达,打破“横屏即艺术、竖屏非专业”的刻板印象,打造竖屏艺术创作新的美学范式。如何将互动剧与微短剧结合,在投入相对较小的情况下,让观众在碎片化时间内体验丰富有趣的互动故事,也正等待创作者在探索中重塑互动叙事的创新之美。

让“小而美”之路越走越宽广

“小而美”成为长短剧集重要的发展趋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产业发展层面来看,一方面,微短剧火爆出圈,影响了长视频的收视成绩。诸多长视频纷纷开始调整自己的叙事策略。另一方面,在宏观层面的引导下,主流媒体、视听平台、头部影视公司等“正规军”纷纷入场,为微短剧精品化发展引入更专业的视角、更先进的理念。

从受众层面来看,移动互联网时代,受众的收视习惯朝着移动化、碎片化、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他们希望在有限时间内看到高质量的影视内容。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之下,越来越多剧集创作聚焦视野,缩短篇幅,保证故事内容完整、制作水平在线的同时探索技术和艺术的创新,以“浓缩的精华”吸引

人们的注意力。

当然,“小而美”中的“小”,不是事小、琐碎,而是要求创作者将注意力集中于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细节,或者是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深入地挖掘和展现其内在的价值和意义,具体的、与自身生活相关的故事和细节,进而让受众在关注个体故事的同时,认识到其背后的社会意义和思想价值,从而引发对历史事件、社会问题、时代发展的深层思考。“小而美”中的“美”也不是使用高颜值的演员,制作精美昂贵的服装、道具,而是追求思想意蕴之“深”、表现形式之“新”、创作内容之“锐”、制作技术之“专”,为剧集创作打开了更大的叙事空间,使其在小篇幅中呈现出更加丰满饱满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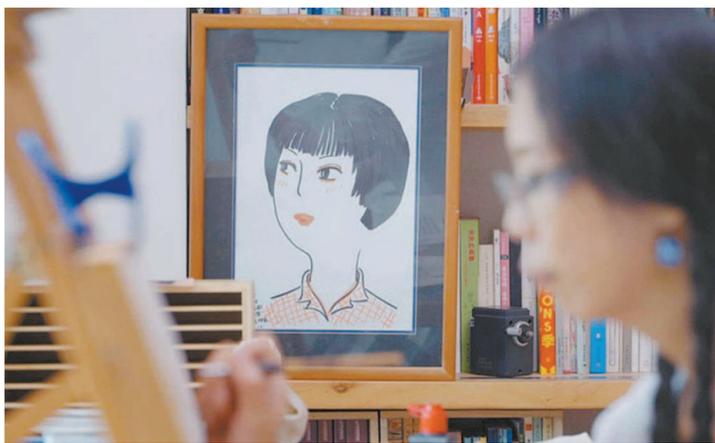
总之,“小而美”中有着深邃而广阔的历史与现实,有着细致独到的艺术追求,有着沁人心脾的情感力量。身处社会生活瞬息万变、新兴创作和传播媒介日新月异的今天,影视创作者应不断打破固有模式,更新创作思维,适应和引领观众欣赏需求的变化,以匠心独运、新颖别致的创作手法和形象刻画,让不同题材、类型、风格的作品共生互补、交相辉映,进一步推动中国影视创作繁荣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

透过疾病的缝隙 看见生命与爱的本质

——评央视纪录片《亲爱的请别忘记我》

韩飞



纪录片《亲爱的请别忘记我》中呈现了问题和困境,也给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农村家庭架起的关怀老人的摄像头、大都市上海的时光驿站咖啡店,还是以绘画形式对抗记忆衰退的母女、为患者和家属带来慰藉的大学生志愿者、认知症家属互助会的相互鼓励等,都展现了疾病无法抹去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和温情,营造了关爱认知障碍人群的积极氛围。

塌、言语混乱,因而也被形容为“老年痴呆”,很多时候生活境况是十分不堪的。对于这类人群,表现什么、如何表现,不仅是关注视角的问题,也关乎价值立场。

影片充分显现出对“人”的尊重。尽管这些老人正逐渐走向失忆、失智、失能,但创作者仍然试图从记忆的废墟中打捞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个有情、有爱的“人”。89岁患者在扇子上写满爱人名字;90岁母亲对62岁儿子表达遗憾,因为“小时候没管他”;认知混乱的老人隔着摄像头对远方儿女深情呼唤……这些真诚、质朴的细节,让观众了解这种疾病的特征、直面疾病残酷的同时,也让人看到即使受到“遗忘”的侵蚀,患者依然是有情感、有温度的人,依然记得生命中的爱和遗憾,依然想留住那些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这让我们感受到荒芜之上的人性之美。

在视听表达上,影片舒缓的叙事节奏,静观的影像语言,时空交织的记忆叙事,平实的生活记录,尤其善于在生活的琐碎和日常性中发现和捕捉诗意的温情瞬间,奠定了温暖、诗意的现实主义风格。绿树、鲜花、阳光、音乐等元素在片中不时出现,装点原本单调的现实时空;明亮的影调、悠扬的配乐,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灰暗和孤独的病程增加了一抹暖色,也让观众透过疾病的缝隙,看见更多生命与爱的本质。

片头设计也很温暖和讲究:达利名作《记忆的永恒》的时钟意象,既包含时间的流动,又给人记忆的幻觉感,巧妙借助互文性传递主题。据说达利当年为了寻找这种超现实的幻觉,专门前去

精神病院了解病人的意识,在他看来,精神病人的言论和行动往往是人的潜意识世界最真诚的反映。而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流露的情感和表达,虽然间断、碎片,但何尝不是最真诚的呢?作者以暖调水彩画形式描绘岁月痕迹,树木隐喻四季轮转,树荫之下,母女相伴,从成长到老去,最终消逝不见。叙事落脚点以子女的消失为先,而后是母亲消失,最后空落一椅一凳,出片名,隐含表达出创作者对照护者的呼吁:用心陪伴,不留遗憾。

对“亲密关系”的建设性理解

《亲爱的请别忘记我》片如其名,是一种关系叙事。以阿尔茨海默病为代表的认知症患者和其照护者在片中构成了双主体。他们本是亲密关系,但在记忆减退乃至丧失面前,这种关系面临解构的风险。影片以建设性取向关注了这一关系和矛盾,并在记忆废墟之上筑起心灵的灯塔,实现了“亲密关系”由解构转向重构。

第二集《照护的价值》记录了北大教授胡泳与阿尔茨海默病母亲的朝夕相处和照护过程。作为照护亲历者的切身性和学者的思辨性在他身上有机融合,因而他关于照护病患的心路历程分享和对于认知症的理解具有了普遍性意义。

在胡泳眼里,阿尔茨海默病“是世界上最残酷的病之一”,他用形象的语言对病症进行了普及,“她失去认知的过程像电影一样,是能在你眼前播放

的,你能很清楚地看到,似乎她的脑子,有某种东西在吞噬”。而他也经历了与其他病人家属同样的困惑:如果人和人之间共同的记忆链接、心理链接消失了,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个曾经熟悉的人?我们的关系到底又到了一种什么关系?这是在照护负担之外,认知症给家属带来的特殊痛苦。关于“丧失记忆的妈妈是不是我妈?”的疑问,也是一种关于“亲密关系”乃至人性本质的灵魂拷问。

胡泳借助哲学的同一性理论找到了说服自己的答案,即母亲的大脑失智,记忆丧失,没有了大脑的同一性,但手(身体)却是实实在在的。在他眼里,失智的母亲也绝非无用之人,“她仍然给我很大的心理安慰,因为她在,就意味着我们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根还在那个地方……所以地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有用的”。

面对困在时间里、甚至“不认识自己”的老人,这些家属选择负重前行,但很可能陷入无意义的自我质疑,最终在意志消磨中失去动力,甚至也让自己成为“病人”。照护者的心路分享,让人豁然开朗,给同行者以力量。这些照护者在与病人、亲人在特殊阶段相处的过程中,用爱与回忆照亮前行的路,让人看到温暖与光明,洞见记忆和情感断裂后亲密关系的本质。

“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亲本不就是相互陪伴的吗?照护的过程,何尝不是寻找慰藉和归属的过程?在日常生活中,阿尔兹海默病患者有时“不像一个正在衰老的老人,像一个正在成长的小朋友”。这一刻老人和照护者仿佛经历了一种角色置换,命运的轮回感让人唏嘘。

有人说,老、病是不生、死之间的必要演习,不是上天对人的惩罚,反而是一种怜悯。不然每个人都在七八十岁却还健康力壮之年去世,对这个世界该有多么的留恋呢?而对于病患家属,对待老、病则成为一种漫长的告别仪式,在这种特殊的相处过程中,接受告别,学会告别。不然,突然直面亲人的死亡将是怎样的痛苦?

从这个意义上,《亲爱的请别忘记我》不仅让人看见疾病之外人性的伟大和社会的善意,也是对观众展开的一次生命教育课,让我们重新理解生老病死,理解爱与生命。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视听传播系副主任、副教授)

中国已正式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以阿尔茨海默病为主的老年认知疾病发病人数持续增加,关注和关爱这一特殊群体正成为社会共识。

纪录片《亲爱的请别忘记我》将镜头对准以阿尔茨海默病为代表的认知症患者和其照护者,以建设性的关注取向,温暖、诗意的现实主义基调,传递“每个人都不会轻易被遗忘”的期愿。

让遮蔽的被看见

中国人常把“生老病死”四字连在一起,挂在嘴边,殊不知这个词拥有很强的线性逻辑。“生”“死”之间,总逃不过“老”“病”这两个大槛。

生死事大,相伴相生的老病却容易被遮蔽。中国老龄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关注老人,但倾向“不凡叙事”,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多数普通老人和家庭面临的困境。《亲爱的请别忘记我》以六集篇幅串联起老年群体认知障碍的医疗、照护、预防、互助等各个方面,通过专家解读、病人群体观察、照护者分享等,对公众进行医学科普,让观众进一步了解这种疾病,有利于改善“阿尔茨海默病发现率高就诊率低”的状况。

被遮蔽的还有照护者。如片中所言,很多时候“被照护的群体不可见,照护的群体也不可见”。而“几乎每个阿尔茨海默病的照护者都是一个病人”,他们同样值得被关注、被关怀。胡泳在《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照护者》中自述,“作为一个50多岁的人,我此前没有料想到的一个困境是,这个年龄的人,完全有可能从一位事业有成的专业人士变成全天候护理人员。非常挣扎,你怎么平衡?”每个人可能都成为照护者,这恰恰又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影片让我们看见并正视这个问题,也由此增强了观看代入感。

让人欣慰的是,对于呈现出的问题和困境,在片中都并非无解。换句话说,相比于问题,创作者更重视呈现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农村家庭架起的关怀老人的摄像头、大都市上海的时光驿站咖啡店,还是以绘画形式对抗记忆衰退的母女、为患者和家属带来慰藉的大学生志愿者、认知症家属互助会的相互鼓励等,都展现了疾病无法抹去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和温情,营造了关爱认知障碍人群的积极氛围,体现了社会的建设性力量,让人看见爱与希望。

从记忆的废墟中 打捞出完整的“人”

当记忆的大厦倾覆,影片选择了轻柔温暖以待。阿尔茨海默病为主的认知症患者通常伴随着记忆丧失,理性坍

看台

《武帝刘彻》是上海京剧院继《曹操与杨修》《狸猫换太子》《贞观盛事》《康史于成龙》《成吉思汗》《春秋大冢》之后,最新上演的又一新编历史京剧。既要忠于历史事实,又要努力创新,符合今天观众的审美要求,并有当下的思考,其难度可想而知。

虽然名为《武帝刘彻》,但作品并没有介绍汉武帝的一生,而是截取其人生的一段高光时刻,以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派霍去病、张骞出征河西、抗击匈奴为背景,通过青壮年时期刘彻强国家、靖边患、通万邦的一系列举动,围绕刘彻与他身边张骞、公孙弘、霍去病、汲黯等重点人物之间的关系和思想碰撞展开,直至最终君臣克服重重困难,共同完成了汉武帝打通西域、和亲万邦、求天下安宁的宏愿。

导演王青主张这出戏力求做到戏曲和戏剧交融。她说:“《武帝刘彻》是一部生活的艺术性和艺术的生活化结合在一起的作品,它不只是一个戏曲的概念,还是一个戏剧的概念。”戏剧的概念是什么?就是要把剧场的观众纳入到戏剧当中,让观众接受戏剧的真实,也就是接受戏剧对人物内心分析。

这是一台老生戏。整部戏没有表现汉武帝人物故事的完整性,而偏重挖掘人物心理的细腻变化,且以演员的精彩演唱来达到。汉武帝刘彻由梅花奖得主、余派老生傅希如饰演,张骞由麒派老生鲁肃饰演,公孙弘由言派老生陈圣杰饰演。

傅希如饰演36岁时的汉武帝,他既有帝王的沉稳,又有年轻人的冲动;既有破釜沉舟的决心,又有关爱百姓的悲悯和兼听则明的胸襟。这几种气质的表演要兼顾,不能偏颇。如果傅希如过于着重表演刘彻的沉稳,可能在舞台上缺乏冲突和激情;如果强化他的威严傲气,却忽略他对百姓疾苦的重视,忽略他对不同意见的重视,也非是一位英明的君主。傅希如的表演,做到了两者兼容,细腻地表演了自己的内心活动。

在这个人物身上,人们可以看到老生的基本元素,又有武生的,甚至还有小生的痕迹。在傅希如看来,“刘彻有七情六欲,也有喜怒哀乐,有恐惧,也有悲哀,我想让这些普通人的情感在戏里得到释放。”傅希如以余派为基调,但又不拘于余派,而是融合了麒派等其他老生流派和武生元素,强化了刘彻果敢、英武、硬朗的人物气质。

陈圣杰饰演的布衣拜相的公孙弘,一生持重隐忍,在生命垂危之际,向武帝袒露心声。为了符合这个年迈老臣的形象,又要烘托起人物的忠君赤诚,演员以一段“紧拉慢唱”的唱段,展现一位走至人生终点的贤相对君王的耿耿忠心,对江山社稷的呕心沥血。面对公孙弘的垂危病体,汉武帝听了他临前的忠告,还听到他打开国库粮仓救济灾民后为霍去病留下了10天的军粮……这时的刘彻,悲从中来,五味杂陈,有一段“二黄三眼”的唱段,婉转沉郁,痛心疾首,这一段老臣与明君的对手戏,感人至深,令观众无不动容。

鲁肃饰演张骞,同样显示了他的功力。张骞奉汉武帝之命,由长安出发,甘为向导,率领一百多人出使西域,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即赫赫有名的“丝绸之路”,自己却被困13年,汉武帝以军功封其为博望侯。但他是个文臣,不会带兵打仗,以致北路一战被左贤王的重兵打败。鲁肃是陈少云嫡传弟子,从唱念到身段、表演,在彰显麒派鲜明特点的基础上,又融入了不同的老生流派,突出角色的悲天悯人之心,表现他正直、执着、敢言而又坚韧的精神风貌。刘彻和张骞在死年中的一场戏,从误解到互诉衷肠,抑扬顿挫的念白和真诚激情的演唱,都极具感染力(建议此处安排汉武帝对自己用人失当造成兵败的自责再加以句)。后面,刘彻从担忧霍去病大军的安危,到回想登基以来的风云变化,忧喜悲欢,一大段内心独白,用“反二黄”唱腔来

咏叹抒发,也极为感人。

武帝身边还有一位著名的谋臣,此人名叫汲黯。汉武帝求贤若渴,任用人才不避亲疏,不问出身,不拘一格。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汲黯以东海太守召为主爵都尉,位列九卿。他多次直谏,冒犯龙颜。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汲黯专门列传,记载了汉武帝听说汲黯来访,赶紧戴好帽子;因为不戴好帽子不能接见汲黯,可见汉武帝对这位忠臣的敬重。陈圣杰以花脸行当饰演汲黯,在戏里,刻画了汲黯不奉上、不迎上、说真话,“好直谏”“为民请命”的品格,值得赞赏。可惜的是,汲黯的戏份还不够充分。这种以民为本、刚直不阿的官品格,在今天,尤其值得大大发扬。

孙亚军饰演霍去病,是一位意气风发的少年将军,他的表演文武兼备,体现了武小生的行当特点,又融入了武术、舞蹈等元素,凸显了人物英勇神勇的气质。

作品既有京剧传统意义上的演绎,也有前卫的表达方式。舞台上通过写意的机械数控化肌理景片和平台装置组成戏剧空间,平台呈现犹如镜头般“拉动”,让观众有时而拉近、时而放远的观演感受。当武帝和霍去病在双时空表演时,影片勾勒出一幅大汉地图,武帝站在升起的高台空间实现交互转换,君臣心灵感应的神秘感和战场的气氛均得以令人震撼的体现。服装设计汉代特色鲜明,宽袍大袖,线条简洁,采用了金绣工艺,刺绣图案中还带有汉瓦图形,增添了大汉宫廷的历史质感;只是金绣花纹分量重了一点、面积太大,穿在身上过于金光灿灿,有点抢眼。

《武帝刘彻》是对中华民族曾经辉煌的历史的回望和反思,三年筹谋,60天排练,前景可期。希望主创团队在听取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打磨,成为又一精品。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探入人物的内心深处

——评新编历史京剧《武帝刘彻》

戴平